

的音频编码，也有了 CT 和核磁共振里更清晰的成像。

她是比利时人，在杜克大学任教，身上带着一长串“第一”：美国国家科学院数学奖首位女性得主、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首位女性终身教授、国际数学联盟首位女性主席。2023 年，她获得沃尔夫数学奖，成为该奖设立四十五年来第一位女性得主。

邵逸夫数学科学奖，2004 年设立，面向全球，奖励基础数学重大突破。2017 年，克莱尔·瓦赞（Claire Voisin）与普林斯顿的亚诺什·科拉尔共同获得邵逸夫数学科学奖，成为该奖数学门类第一位女性得主。克莱尔·瓦赞（Claire Voisin）1962 年生于法国，长期在巴黎朱西厄数学研究所工作。她啃的是代数几何里最硬的部分：霍奇理论、代数闭链、超凯勒几何。她的工作方式以正面强攻著称，不绕开难点，把结构一层层拆到底。

七年后，2024 年，瑞典皇家科学院把克拉福德数学奖单独颁给她——克拉福德奖，在瑞典设立，用来补充诺贝尔奖没有覆盖的学科，数学是核心门类；克莱尔·瓦赞又一次成为“首位女性”，而且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女性获奖者。

科学突破数学奖，2012 年诞生，奖金丰厚，奖励已经产出重大成果的数学家。主奖至今没有女性。2019 年设立了“玛丽亚姆·米尔扎哈尼新前沿奖”，从 2021 年开始颁发，专门奖励女性青年数学家。

综合统计六大奖项全部数学类获奖纪录，共计颁发了 200 多次，然而仅有 7 次被授予女性。耀眼的获奖名单背后，是巨大的性别落差。

女性数学家突围路上的层层阻碍

数学常被想象成最公平的学科：定理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不近人情。这话对证明成立，对奖项不成立。

2002 年菲尔兹奖得主洛朗·拉福格（Laurent Lafforgue）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指出，现代数学学术体系成型于 19—20 世纪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高等教育、大学教职、学术会议，对女性处于关闭状态。但即便在这样严苛环境下，依然诞生了法国的索菲·热尔曼、俄罗斯索菲亚·柯瓦列夫斯卡娅以及德国的埃米·诺特等传奇女性数学家。

拉福格指出，放眼全世界，女性数学家的数量目前还是少于男性，不过现在已经涌现出一大批顶尖的女性数学家。“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：无论男性还是女性，人人都有机会成为数学家，最终只是个人选择不同。”

拉福格说得克制。数学被大众想象成完全依靠客观定理证明、完全去人格化的学科，但真实学术世界，同样存在社交网络、学派传承、评价偏见。实际上，顶级奖项采用提名制。谁有资格提名、提名谁、材料怎么写、由谁在评审会上替候选人说，全部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，而这个共同体的核心位置长期由男性占据。

数学史上有德国学派、法国学派、俄罗斯学派，近几十年美国学派影响最大；不同学派决定了什么是重要问题、什么算漂亮工作、谁值得培养。长期以来，学术圈层的核心位置大多由男性占据。不在这些网络里的研究者，哪怕做出同等分量的成果，也很难被“看见”。

更隐蔽的是刻板印象。“女性不擅长抽象数学”这句话流传了很久，它不需要被证明，就会在招生面试、博士后聘用、项目评审、奖项提名的每个环节悄悄起作用：同样的成果，女性更容易被低估；同等水平的候选人，女性更容易被跳过。

菲尔兹奖还有一条硬性规定：获奖者当年不得超过 40 岁。这条线设于 20 世纪 30 年代，本意是奖励“还有漫长学术生命的年轻人”。但它同时意味着，女性数学家必须在博士毕业、博士后流动、争取终身教职、生育与抚养叠加的那十年里，做出足以改变学科的工作。一旦错过，终身失去角逐资格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数学研究不接受长时间中断。一个方向的热度、一个问题的窗口期往往只有几年；离开两三年，回来时文献已经换了一茬。男性研究者可以把绝